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

奇 石

馬

凡
著

15
9

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編印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

奇 石

馬 凡 著

主 編 司馬攻

責任編輯 陳博文 曾 心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

奇 石

หินແປລກ

作者 馬 凡

泰華文學出版社出版

華文電腦兩合公司印刷

南美有限公司總經銷

開本 787 X 960

2000 年 1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4 - 87741 - 1 - 2

定價：泰幣 30 銖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

司馬攻

泰華文學發端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現在已有八十多年歷史。八十多年來，泰華文學在不同氣候中屈曲成長，泰華作者在不大受重視的情況下默默耕耘，自強不息。

六十年代以前，泰華作者大多只顧耕耘不問收獲。作品在報刊發表後，心願已足，極少將作品結集出版。

七十年代後，由於國內外形勢的轉變，以及“世界華文文學”芻議的廣被認同和各國各地區的華文作家多層次的交流，加速泰華文學走出湄南河，促使泰華作者將作品結集的熱潮。

十多年來，泰華作者所結的個人集子，在數量上超過以前六十多年泰華作者所出的書的總和。

至於作家作品合集方面，為數也相當可觀。

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成立以來，出版了不少書刊，其中絕大多數是合集。到目前為止，泰華還沒

HWT465 (01)

有任何一個文學團體或個人，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

以多數作者的作品編成的合集，作者多，有利於反映泰華文學的整體面貌，但對於個人的創作風格只憑合集裡一兩篇作品，實難下定論。

爲了點和面的相互顧及，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是現階段泰華文學的必然和必要。因此，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決定在2000年出版一套頗具規模的，較能展現泰華作者風格的“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的作者包括老、中、青。內容以短篇小說、微型小說、散文、雜文、新詩、譯作爲主。

這套文叢雖不能概括整個泰華文學，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多少能顯示當代泰華文學的梗概。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以精簡爲編輯綱要，以輕巧爲叢書樣式。這套文叢從構思到出版只有五個月的時間，差錯、匱缺實屬難免。希望將來泰華文壇有更全面的，更具代表性的文學叢書出現，來填補這個泰華第一個以個人集子聚成的文叢的不足。

2000年10月2日于曼谷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編委會

顧 問： 吳 侈 胡惠南

主 編： 司馬攻

副主編： 夢 莉

編 委： 司馬攻 夢 莉 陳博文

白 翱 黎 肅 洪 林

老 羊 倪長遊 曾 心

陳 靜 林 牧 子 帆

陳小民 鄭若瑟

二十喜年文叢書目

荔枝奴	司馬攻	黑本子與紅葉	陳小民
在水之濱	夢 莉	龍城河畔	若 萍
海憶	陳博文	小木船的傳說	藍 簶
20世紀泰華掌故	胡惠南	畫龍壁	李少儒
這裡的夜靜悄悄	白 翩	淑德在儒修	修 朝
春遲	黎 毅	心花朵朵	莊 牧
狗精傳	倪長遊	我家有女初長成	范模士
橋	老 羊	山洪	沈逸文
故鄉水情悠悠長	洪 林	情系故土	劉助橋
奇石	馬 凡	一手沒公開資料	林文輝
一罐老菜脯	曾 心	三朵花	毛 草
大山的足印	林 牧	紅木棉	夏 煌
畫霧	子 帆	歸宿	鄧澄南
嬖根苦果	林光輝	偷香	詩 雨
岔道口	劉 揚	置彈	南 君
情結	鄭若瑟	問情為何物	曉 雲

目 錄

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	司馬攻
短篇小說	
戰地情	1
微型小說	
奇石	21
獨腿村	25
黑客	28
楓橋痴	31
新娘的嫁妝	34
足球迷與老黃狗	37
黑河的故事	41
真兇	45
散文	
走過半世紀	50
濃彩的差庵	57

一座金橋架在碧江上.....	63
藏書憂借書苦.....	69
《戰地情》的餡子.....	76
秋戀.....	86
老人.....	87
失落了的心.....	89

戰地情

(一)

越南西貢城外，離城百多公里遠的一個農村，村上住有幾十戶人家，村民都以務農為生。此農村在南北越戰爭中，不斷受到戰火洗劫；清貧如洗。老的一輩人，在戰亂中死掉大半。在那炮火連天中誕生的孩子，養活到今朝，都長大成人了。

村子裡有兩戶劫後餘生人家，就先說住在東面阮貞的一家子吧，現在只存母女兩人。女兒今年剛滿二十四歲，名叫彩虹。西面的一家是阮貞的親戚，叫阮秀，除一對老頭老太外，還有一個孫兒，名叫黑雲。今兒也和彩虹一般的年紀。兩人同年同月生，可是體膚卻是一黑一白。當時兩個嬰孩生下來時，真叫人覺得奇，心裡怪難受

的。阮貞生下孩子時，雖無生父在身邊，倒不會引起鄉人的冷眼和閒話；而阮秀第一眼看到初生女兒的面貌、體膚皮毛，一陣昏黑就湧上腦門來，繼之熱淚盈眶。她怔住了，末後，她定一定神：還是含辛茹苦地把她養育下來。雖然黑雲與彩虹，是擁有不同膚色的孩子，但她們在一起長大，兩小無猜，她們童年時代在鄉村追逐戲耍，一黑一白身影相隨。黑的身影看去就像天空上一朵飄動的小黑雲，所以，村子裡的人都叫她黑雲，給她起了個花名。白的身影，就像大雨後在陽光照射下幻起的一道彩虹，平地飛起掛在天邊，鄉人就給白的孩子取個對比的名字，叫彩虹。至於她們母親給取的名兒，卻少有人關心。

阮秀作為一個母性，對這個與母族不同膚色的女兒，並不憎恨，舐犢情深地把她養育成人。但她覺得：老天爺可憐的話，就不該讓女兒在這多災多難時刻，烽火連天的天地誕生……

(二)

彩虹前兩天剛度過她的生日，她已長得亭亭玉立，清秀可人。但她老是不開心，有重重的心

事愁結在心中。她用母親的姓氏，但不知就裡的人，都喜歡問她怎不用父姓；當提起父親姓氏的事，她母親也難說得清楚，只知道他叫頌塞，至於姓，詞兒長拉拉難說得清，是南北越戰爭中泰國派到南越“黑虎營”軍團的一個兵士。那時候彩虹的母親，才是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少女，青春可愛。在農村與父母下地耕種勞作，一家人生活過得很苦。到後來戰火越打越兇，日子真難挨，不得已與阮秀兩姐妹，相偕跑到西貢城找活兒。兩人就在城裡偏僻的地方，租下一個小房間棲宿。她倆找到鄉間的親人，他在城裡做小買賣，在他的幫助下，阮貞就到泰軍營前兜賣食用品，阮秀則到美軍部前叫賣，兩人就在西貢城混活。日久天長，阮貞在泰軍營認識了彩虹的父親頌塞。他是一個剛直年輕的軍人，有健碩的體格，面貌長得很帥。每輪值站崗時，他就站立在營地門口，手提著 M 16 快槍，精神奕奕站緊崗位，身子動也不動，眼睛一直注視著她，嘴邊泛著笑意。就這麼日久天長接觸，由遠而近，由疏而親，他竟不知不覺深愛上她，覺得越南少女，穿上越南傳統家鄉服飾，倒是另有一種韻味，也能襯托出青春氣色與女人的魅力。於是，在這異鄉的土

地上，一天沒見到她到軍營前叫賣，就會感到一股寂寞與失落的情緒湧上心頭。他經常照顧她，買下好多東西分給戰友；末後，頌塞就將美軍部分配給泰軍營軍人的糧食日用品中他個人份兒的東西，如餅乾、朱古力糖、煙枝、牙膏、肥皂，儉吃省用全送給她，每月如是。西貢城物資短缺，她得到了幫助，就拿來的東西變賣，買了糧食背到鄉下給她父母。因此，由於同情至相憐而產生了愛慕，感情越來越深。假日時候，他們就相偕出遊了。

(三)

西貢城雖然沒有戰事，看來還是靜寂安然。但那戰爭的警備緊張狀態，卻籠罩了整個城市。西貢堤岸，商人如常開業，街上人頭攢動，南來北往，但西貢城各個要道，三五成群的兵士，卻在大馬路上人行道的地方，擺疊著沙包陣地，架上機關鎗，上了子彈，嚴陣以待。軍人眼裡緊緊地注視著匆匆過往的車子、行人，警惕地以防萬一。經營酒巴業與娛樂場所的鋪子店面，在人行道上都佈防了鐵絲網兒，把整個店子蔽住，只留

存一片小門的缺口，用可以開關的鐵絲網門把住。西貢曾經先後發生類似的投彈事件，使得到酒巴尋樂的美軍，糊裡糊塗白白冤死。

這一天，天氣和爽，頌塞和阮貞相偕出遊。頌塞以前假日都在軍營俱樂部作樂，很少外出。他們不比美軍，渡假的大隊士兵都被軍艦送到後方，如到菲律賓，或到泰國“芭堤雅”海邊勝地，無憂無慮快快活活，把身上的美金抖完為止。他們的心身大都抱有相同的想法，今朝有酒今朝醉，古人征戰幾人回？所以，各人花天酒地盡興而歸。

他倆在西貢城的林蔭道上，雙雙並肩地走著。他雖是一個軍人，出生入死是頂閒的事，但此刻，他心裡卻有一股難以說出的憂心，眼看西貢城不日也難以守住。在前個月中，越共軍就曾在堤岸，從西貢城外掘隧道潛入，子夜間越共大隊人馬突擊西貢作戰指揮部。此次偷襲行動，南越軍並沒有多大傷亡，但卻引起南越軍隊之間互相猜疑，以為是南越軍隊自己窩裡反。北越軍對西貢突擊行動，不論在戰略或心理上，是給對方致命的打擊，好像是敲響了喪鐘，使得美軍指揮部將級人物，引起倉惶的情緒：西貢城在越共的

心眼中，像一個不設防的城市，要來就來，要走就走。各人都咸認：“大江東去也。”雖是美軍駐南越有五十萬多部隊，加上南越軍隊數字加在一起，接近百萬雄師，還擁有先進的武器裝備，包括航空母艦、戰艦、戰機、直升機、坦克車、大炮，還有從泰國海軍基地和烏打拋機場起飛的轟炸機，到南北越境地上空，進行鋪地氈式的投彈轟炸，也沒法戰勝越共軍，沒法挫下越共軍進迫的銳氣。越共真是神出鬼沒，就像野火般越燒越旺，沒法撲滅的。

住在西貢城裡的人，日夜都能聽到從西貢城外老遠的地方傳來的炮聲和投彈轟炸聲，尤其是深夜裡夢醒時，那炮聲更清晰地傳進耳朵裡，貫在人們的心頭上，所引起無上的煩憂與壓迫，大家都感覺呼吸不舒暢，很難再安然睡下。隨後，是一種深沉的寧靜氣氛和一種使人恐怖的驚惶，盤旋在西貢城市夜空。

(四)

阮貞一股興兒帶領塞到西貢博物館、孔子祠和駙馬廟等勝地觀光。在參觀博物館時，巧遇

一個自國外來的旅遊團，男男女女，成雙成對，竟用泰國語言交談。頌塞在這裡忽聽到家鄉話，心頭一喜，說不出的快慰，好像遇見了親人，他就跟阮貞走上前去向著一對青年夫婦打招呼，大家見面都感到異鄉遇知己般的喜悅親切。那年輕夫婦在走進博物館前，停下來研讀博物館入門兩旁一副聯句：

越地物華千古存
南天國粹千秋在

聯句竟用“越南”兩字作冠首，那青年人竟讀出聲來。頌塞覺得驚奇：我們同胞竟懂外國文字，且越南戰事正緊，居然大著膽子到此一遊，日夜不斷聽到從城外傳來的炮聲，不知心裡有怎樣的感受。隨後，知道他們只在西貢四十八小時的過境觀光，就將離去才安心。

阮貞最後帶頌塞來到駙馬廟，廟中香火很旺，到來膜拜的越南婦女絡繹不絕。阮貞燒香膜拜，也叫他下跪進香。兩人並向駙馬神像，誠心誠意地祈禱。頌塞在這一兩年與阮貞學會了越南語言，心靈能溝通，他會意她的意願。當攜手離

開駙馬廟時就對她說：

“我希望像駙馬爺一樣幸運，當越南姑娘的姑爺……”

“你說真的？想要當潘郎佐國良將……”

阮貞羞紅著臉，心裡想著駙馬廟石柱子上題刻的聯句。潘郎佐國良將，是中國古代臣子被招為駙馬的故事。他們再轉一圈路，阮貞就帶頌塞到她的小房子來，兩人坐在狹小的睡床上，互相凝視著。半響，阮貞忽而愁從心中來，她想到國家戰火漫天的事，悲哀地哭起來，不知旦夕生死命運。她怕，情不自禁地擁抱著他。好久，他們默默地擁抱著……繼後，這對異國鴛鴦情不自禁地纏繆在一起……

(五)

阮秀初是到美軍營前叫賣食品，生活勉強可過，後來南越戰爭一日緊似一日，逃難來的難民，把整個西貢城擠滿了。人口一多，糧食供應就缺了。人們都很緊張，為飽肚的事操心。今天不知明日事。阮秀走投無路時，硬著心腸暗地裡當起妓女，只要有美鈔，管不了美軍大兵是黑種還是